

跋

今年适逢丁石孙先生九十华诞，年前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商量决定编辑一本纪念文集以表敬意，以示庆贺。动议得到丁先生的同事、学生、朋友的热烈响应，很快收到回忆文章三十篇，赵春来、袁向东和张红全还提供了大量史料和照片，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因时间仓促，本书文章尊重作者的回忆，有关细节未及一一核实，殊为憾事。本书收录的文章，长短不一，风格各异，从多个角度写活了丁先生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和宠辱不惊的人格魅力。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作为数学教师 and 大学校长，丁石孙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年轻学人，受到学生们、同事们的衷心爱戴和尊敬。这是我通读文稿时最强烈的感受。

我本科就读于复旦，无缘聆听丁先生讲课；1991年到北大工作，也没有直接交往的机会。但我念大学时有两门课用的是北大编的教材，解析几何的课本是署个人名的，所以我从大学一年级就知道丁先生的大名，《高等代数》是很有时代特色的集体署名，后来知道丁先生是撰写者之一。复旦如此，我想国内其他高校也大都如此，丁先生参与编写的教材把无数学子引入高等数学的大门。在辗转半个地球，时隔十年所有大学课本都散失之后，我又买了这本《高等代数》，一直留在我的书架上。我自己也曾编写过教材，深切体会到写好一本教材殊非易事。

刚参加教学不久，有位名叫丁干的外系学生来听我的课。在自由选课的北大这也司空见惯，我都一视同仁。后来得知丁干是丁先生的小儿子，也没有另眼相待。丁干学的是偏冷门的地质学，如果丁先生稍有表示，换一个热门专业应当是可行的。然而并没有，丁干来听课时已是高年级。可以印证的是，他当校长时并没有为数学系谋得什么福利，也没有搞好“自己的窝”（同事戏言，指为数学系改善办公条件）。当2000年数学学院终于搬进新落成的理科一号楼时，丁先生最先到场视察，其心可鉴。

丁先生任系主任、校长的时间并不算长，却处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面对重重困难，他卓有成效的领导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华章，真正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北京大学数学研究所、光华管理学院的前身管理科学中心、方正集团公司的前身北京大学新技术公司都是在他任内设立的，数学系教师的学术假制度、学生自由选择食堂就餐（今天学生可能难以理解）、乃至“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也都是他任内引入的。北京大学数学学院能够成为国内数学院系的排头兵，首先得益于1952年的院系调整，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的重构也至关重要，丁先生是重构的主要设计师和操盘手。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当今天我们踏上“双一流”建设征程时，我们非常感念丁先生为此打下的基础。在他九十华诞来临之际，把丁先生的同事、学生、朋友的纪念文章集结成书，是非常必要而恰当的。我们应当这样做，借以表达数学学院全体同仁对丁石孙先生最崇高的敬意和最美好的祝福，祝丁先生健康长寿！

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院长 陈大岳

2017年8月10日